



禮記疑義卷九

檀弓第四册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檀弓下第四

案鄭目錄云同前篇以篇策繁多故分為上下二卷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適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

車一乘

適丁歷反之竹文反乘絕證反公之二字疑衍

訂義註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

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

疏鄭註謂降殺宜兩

則天子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並是物未成人未

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遺車者言其父有之得與子

也天子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也乘在之子成而則應

五乘中從上則五乘下殤三乘也若庶子成則應

亦諸侯也通長殤既三乘庶子成人乃三乘適子長殤則一乘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無大夫五乘適子成人  
 三乘長殤降兩故一乘中殤從上亦一乘若下殤庶殤皆無也案下註云人臣賜車馬乃一乘今  
 夫適子長殤得有遺車一乘以其身為大夫德位既重雖未三命得有遺車之賜 疏此一節  
 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君謂五等諸  
 侯也諸侯之適子在長殤而死則遣車三乘遣車之  
 形甚小葬柩則畢將行設遣奠竟取所奠牲體臂  
 臠折之為段用此車以遣送死者使人以次舉  
 之雜記云遣車視牢具曰大饗既鄉卷三牲之牲  
 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但遣車之數  
 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諸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後有明文

疑義註庶子言公卑遠之疏遣車如墓置於柩之四

隅鄭註雜記云士無遣車禮天子上三命得有卓

馬之賜而云士無遣車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中士

下也但喪禮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

喪禮不異故鄭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文主天子大

夫其實兼諸侯大夫也鄭以士無遣車者文主諸侯

之士其實兼天子中士下也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

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今庶子言公則

尊號是卑遠於庶子也

廷華按變君言公文偶異耳卑遠說未的又士喪禮  
下篇云藏苞筭於旁長不在壙而別理於旁也蓋長  
肉易腐故不在壙則四隅之說非也又鄭氏禮註分  
別士大夫及天子士禮與諸侯士禮惟嚴然是非各  
半非盡為確論也如周官註謂士無貳車而儀禮士  
喪明云二車亦以喪禮攝盛為解其說究無所據  
又如此疏所引雜記二無遣車蓋因士喪禮不言遣  
車故為此說耳然此疏所云天子上有遣車則不  
得謂之士無遣車矣乃又以諸侯之士言之其說非  
不近似然究有所未安者按雜記遣車視牢具即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記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是也據  
既夕禮苞二是二个也以雜記準之亦當遣車二乘  
則彼經不言遣車馬知非脫闕未可謂之無遣車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長

訂義註達官謂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

斬疏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但服齊衰三月爾若近

臣閭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與

此異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眾臣 疏此一

為其君布帶絕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 節論臣為君杖法公者五等諸侯也達謂國之卿

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此對不達者故云長者達也  
則備服衰杖下云衰從可知也朱子曰達官謂得自

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九寺五監  
之長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凡此皆上  
次則不杖如太常卿則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太常  
卿缺則少卿代之杖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  
君退朝亦如之次小人之

訂義註以義奪孝子之宮殯宮也出謂柩已在路如  
是者三謂三命引之九步九步朝廟也次他日賓客  
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不必  
於官也疏此一節論君弔臣之禮君於大夫之喪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至葬時必親往弔孝子於殯宮及其柩出殯宮之門  
孝子號慕攀轅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  
則止不忍頓奪孝子之情也君又命引之引者三步  
又止君又命引之引者又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柩  
車遂行君乃止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皆在殯  
宮或當朝廟明日當發之時或柩已出大門至平生  
待賓之處孝子哀泣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  
命引之使行亦如上事廷華按始死君中將葬又弔  
者蓋親柩即遠孝子之痛益深故君之存心不忍  
也壽平云謂禮葬者必執引君尊故命人代為之

以三為度其說頗與禮合存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訂義註五十氣力始衰疏此一節論衰老不許徒行遠弔之事越疆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感衰戚恐增衰惡也方氏慤曰五十始衰而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故無車不越疆弔人也廷華案此指庶人之五十者言若仕者則已為大夫當有車也

季武子寢病矯固不脫衰齊而入見曰斯逆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為上卿強且專

政國人事之如君矯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

猶禮也武子無如之何洋若善之表猶明也點字首

參之父倚門而歌明也

不與也疏明已不與季氏故無衰戚也凡外貌為

陽內心為陰寧無內心但有外貌謂之為陽陽或言伴字相假借鄭人心實不善而伴善之者若實善則尋常不合之說衰也 疏此一節季武子強借矯固正之事時人

畏武子入其門皆說衰矯固不說衰入見且謂之曰

著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亡絕矣將亡者未絕之辭

盖其時嚮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武子既寢疾

乃伴言若美之謂失禮者顯著凡人皆知今說衰失

禮之微唯汝君子之人乃能表明之也

疑義疏入公門說衰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入公門亦不說具曲禮

廷華案曲禮無此文惟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疏以苞屨為杖齊衰因謂杖齊衰則屨不得入又謂不杖齊衰則衰不得入此乃謂杖齊衰入公門不說衰者意以曲禮惟言苞屨不及其他則杖齊衰者惟苞屨不入他皆可入矣故謂杖齊衰者亦不說衰也其以苞屨為說衰專屬之不杖齊衰者蓋以杖齊衰者既不說衰者則此說衰惟不杖齊衰也不知記時舉

昭文非金吾宮定續經解

大槩言在說者以理會之耳五服皆有衰有屨曲禮言苞屨此記言說衰則凡喪屨喪衰皆不得入可知衰屨之外凡喪之服具皆不得入又可知孔疏作如許曲折不誠死於句一邪

大夫弔當事而至以辭焉

訂義註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疏自此至不受弔一節論弔哭之禮此謂大夫弔士當事主人有大小斂殯之事而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則延之入絕踊而拜之若當斂後踊時亦則亦絕踊而拜之故雜記云當祖大夫至雖當踊絕

踊而拜之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而引士入然後拜之也故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是也廷華按士喪記大夫有視斂之禮記所謂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是也此云辭者彼大夫先事而至有位在階下至是乃陞而視斂此則當事而至不視斂故辭之事畢乃入士喪禮既殯乃拜大夫之後至者蓋兼有當事至者在也疑義註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疏出於庭不得出門外以男子事自堂及門也未斂時惟君命出廷華案士喪禮無為大夫出之矣據彼經主人入室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惟君命出則不為大夫出可知孔亦知君命說而以斂解之意若以已斂則為大夫出也不知小斂尸已在堂主人亦出就在庭之位非為大夫出也且含飯在室亦不得謂男子謂惟堂及門

弔於人是日不樂謂人謂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樂音岳

訂義註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婦人不通於外弔日不飲酒食肉以全哀也疏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高安朱氏曰是日終竟一日也既弔不樂哀則不樂也未弔不樂樂則不弔也故曰



哀樂不同日東坡之詰程子非知禮者

吊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訂義註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

此羸者

為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執引用人貴賤有教若其教足羸餘之人皆散行從柩至壙下棺定時則不限人教皆悉執紼也嚴陵方氏曰引在前屬之以車以道柩也紼在旁屬之以棺以弼柩也東山

何氏曰執引二千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

五十人也羸教外也

廷華雜記諸侯執紼五百人司徒疏王喪大司徒帥六卿

之眾取千人屬其六引蓋約畧雜記言之不見所據何氏說本此其三百人已下當亦以意為降殺存之

脩恭何也

喪公吊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吊曰寡君承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事主人曰臨

訂義註拜者往謝之也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謂無主

後者承事示亦為執事臨謂辱臨臣喪疏諸侯臣之

喪公來親弔或遣人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

疏親往拜其弔以謝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

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往拜亦可也若有主後則

主人自當親往拜謝是以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

註云拜君命也弔曰寡君承事此是君亦語擯者使

傳辭也弔謂助事故雖君尊亦曰承事也曰臨者主

人辭謝之語言君屈辱降臨臣喪

疑義疏稱寡君謙也若弔士則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

廷華案士喪禮弔時亦拜註特舉其一姑存之至對已臣不應稱寡此記者之悞疏曲為之說耳士喪禮亦無君使某弔語

君過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訂義註君於臣民有父母之恩疏君於其臣當時弔於家禮譏普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過路柩於路必使人弔也陳氏集說曰有爵者之喪當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弔此謂臣民之微賤者耳禮不下庶人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訂義註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疏不受弔不為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避適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祖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訂義註子為主親者主之也狎相習知者父在則不以私喪干尊故喪哭於妻子之室疏自此至往哭之

論哭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為昆弟為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為之哭於適室之中庭子為主者甥服舅總故亦已子為主受弔拜賓也冠尊不居內祖上故凡哭哀必踊踊必袒祖必先免故祖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也據妻之為喪故言夫子既為主位東階之下西嚮入門右近南而北嚮哭也父不為主若又西嚮使似二主入門右北面示辟為主之處據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也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使人立於

昭文張金吾定續經解

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明為主在子不闕已也若弔者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則當入與共哭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哭之非為父後哭諸異室者於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蓋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廷華按此哭於家當即下䟽所謂異國者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訂義註哭於側室嫌哭嬪也哭於門內之右近南者

為之變位

䟽言近南為之變位者以其尋常為主當在階東西向今稱門內之在故知近南為

之變位也 既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故內則云

庶人無側室者遠兄弟謂異國也若同國則往哭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

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與音餘

訂義註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九弔或人以

其無服非之石乞之賢曰弔主於禮而哭本於情齊

衰而弔不可齊衰而哭無不可

疑義疏此一節論哭朋友失禮之事曾子與子張無

服不應往哭若有服者雖總亦往也劉氏曰曾子以

母喪弔友失禮之事不可盡信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按門人於孔子若喪父孔子於顏回若喪子蓋

道德之盛成不啻骨肉之相維曾子之於子張蓋以兄

弟之禮哭之哭也非弔也孔氏不深察聖門同堂之

義而以泛常友道例之劉氏又悞以哭為弔說俱未

確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訂義註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侑喪者禮時人以此

儀當如詒辭由右子游正之疏此一節論擯相之法

在主人曰擯客曰介大宗伯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詔

禮曰相喪禮廢亡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詔辭而由右

相少儀曰詔辭由右鄭云為君出命也立者尊右若已傳君之詔辭為尊則宜處右若於喪事則推賓居右而已自居左于游如此是知禮也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穀依註作告

訂義註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疏此一節論諸侯為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齊王姬卒穀梁傳

昭文張金吾官定續經解

云為之主者卒之案元年秋築王姬館於外下云王姬歸於齊是由魯嫁也或人解之曰王姬之嫁命魯為主由魯嫁比之魯女故為之服出嫁姊妹之服按喪服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陳氏集說曰告赴告也魯君服大功之服禮也或人既不知王姬乃莊公舅之妻舅妻無服以為外祖母又不知外祖母服小功而以大功為外祖母之服其亦妄矣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

禮記卷之九 檀弓下 語經堂

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喪亦喪  
息浪反

訂義註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狄秦穆公使人就弔之於斯謂在喪代之際也喪亦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可久喪謂亡失位孺穉也勸其反國意欲納之舅犯重耳之舅狐偃字子犯寶謂善道可守者又因以為利謂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也說猶解也疏使者弔重耳既畢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且曰且者非特弔兼有餘事也得國失國其機恒在喪禍交代之際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儼然端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然身喪在外不可久得國之時亦不可失欲重耳圖之舅犯言父死是何等事正是凶禍之時豈得又因以為利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無罪公子重耳出而對客言君惠弔亡臣重耳此一句是叙

具弔意既謝其恩又道不可之意言豈復敢於悲哀  
之外別有他志以辱君之義也穆公意以重耳反國  
為義也穆公本勸重耳反國重耳若欲為後則當拜  
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  
為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  
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既  
聞父死勸其反國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是其愛父  
也既起而不私與死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陳  
氏集說曰公子既聞使者之言以告子犯子犯言當  
辭而不受可也父死是凶禍大事豈可又因此凶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以為反國之利所以不當受其相勉反國之命也廷  
華按說者謂穆公嘆服重耳之仁是其本心之明其  
卒貪利而立夷吾則物欲蔽之耳竊謂此不知穆公  
者也穆公素熟兩公子豈不知制夷吾易制重耳難  
于黜之使乃不之夷吾而之重耳者蓋以重耳人望  
苟誘之以利而我從則晉受吾制而天下皆歸操縱  
矣子犯深悉其隱而托為正辭以破之穆公乃知重  
耳之果不可制也陽為譽之而卒立夷吾迨夷吾既  
卒不得已而納重耳秦晉兵端相尋不已二君之處  
心積慮至是畢形矣後之論者猶以仁親視晉文以

王道視秦穆公豈五伯之假竟可欺千百世後耶  
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訂義註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  
伯妻文伯敵之母也禮朝夕哭不惟疏孝子思念其  
親朝夕哭時褰徹其帷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  
故遂朝夕哭不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  
與此不同也案春秋文十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  
帷堂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  
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  
殯

昭文張金五官定續經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訂義註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疏居父  
母喪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為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  
性故辟踊有節所以裁節其哀也所以節哀者欲順  
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所以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  
之生已恐其傷性也方氏慤曰始而生之者親也終  
而成之者子也苟過於哀而不知變則或以死傷生  
故節哀順變者以君子念始之者也廷華案先王制  
禮不敢不及亦不敢過節使之然也哀本於天性先  
王即以天性制之君子念始之者是也曰順變則非



奪其情可知

復盡受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復義註復謂招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疏始反招魂復魂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

疑義註有禱祠之心者分禱五祠庶幾其精氣之反也

廷華案親病篤時禱五祀望其痊可親沒而復又望其復生其希冀之心與病時禱祀之心等故曰有禱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祠之心也若以真有分禱之事失之遠矣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訂義註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疏孝子拜賓之時先稽顙而后拜者哀戚之至痛也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尤為痛之甚也高安朱氏曰按三年之喪稽顙而後拜稽顙者因賓之來拜而痛已親也拜者因痛已親而感賓之來弔也拜與稽顙皆哀戚之至哀謂哀聲戚謂憂容所以聲容之戚且哀者以其心之愴痛也拜也稽顙也莫非痛心而稽顙之痛較拜為猶甚焉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飯反

訂義註尊之也食道熟米貝矣疏食道謂飲食之道飲食人所造作故為

稷也米貝天性自然為美疏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也貝水物古

以為貨天子飯用黍諸侯以梁大夫以稷士以稻其

含案周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鄭註含玉如璧

形而小耳是天子用璧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故云

共飯玉雜記云含有執璧將命是諸侯以璧卿大夫

無文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註云食珠玉含

象則卿大夫用珠也士用貝三

疑義疏士喪禮飯用沐米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沐米用盆浙之用重鬲賁之沐則以潘含米

自盛於敦且不煇不聞飯用沐米也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旌識之愛之斯錄

之矣敬之斯盡其道而已重主道也般主綴重焉周主重

徹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惟祭祀之禮主人

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綴竹劣反

又竹衛反齊側皆反

訂義註明旌神明之旌也不可別謂形貌不見也始

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

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般人作主而聯

其重以縣諸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

飾禮由人心而已

疏般人以瑯置重於廟庭作虞主訖則級重縣於新死者之廟鄭註

顯考謂高祖也死者世立逆遷至為顯考其重常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既遷無廟也周人

作主則埋重鄭註既夕禮埋重於門外道左是也若虞主亦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鄭註哀則以素謂葬

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疏案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又

司常云大喪共銘旌註云王則失常案司常云王建

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

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

七尺天子九尺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故以斯為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重以存錄其神又設奠盡其孝養之道鄭以愛之敬

之為重與奠然亦得總為明旌之義故鄭於士喪禮

為銘之下引此愛敬二事人始死作重猶若木主主

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曰重主道

也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以其時無尸置奠於地故

謂之奠悉用素器所以表主人有哀素之心也

疑義註既因用素以表哀素遂論虞祭之後及卒哭

練祥之後祭故云此等祭祀之禮既見親終主人自

盡致孝養之道爾豈知神之所饗須設此祭所以設

之者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廷華案黃氏東發曰諸家言祭祀未必神之來饗惟當盡哀敬之心恐非孔子祭如在之義愚謂神之饗不饗在人心之敬不敬主人所以盡齊敬之心正望神之來饗耳竊以豈知十六字當作一句蓋謂主人固自盡其敬而神之所饗亦即以此豈知二字特記人文法不可泥也諸家以上六字作句不但理有未協并亦以有三字亦不可解

辟踊哀之至也有美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

節辟婢亦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美數也疏撫心為辟跳躍為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愚男踊女辟是哀痛之極至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美為準節準節之數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袒衣括髮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愠恚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吉時服飾是棄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最為甚也有所袒有所襲者表明哀之節限也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嚴陵方氏曰有筭則有節有節則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袒則去其衣括髮則投其冠衣冠者人之常服故曰袒括髮變也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而生於陰者此哀

之常也及其感而愠而至於辟踊者陽作之也此其  
變歟故曰愠哀之變也經曰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  
辟斯踊蓋謂是矣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般人  
哣而葬

疑義註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  
故冠棄弁以葛為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  
曰凡弁經具衰侈袂踰時哀哀而敬生敬則服有飾

周弁殷哣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

疏居喪若喪冠麻經身服衰裳是純

凶也著素弁又加環經用葛不以麻故鄭云接神不可純凶也鄭知天子諸侯者以下云有敬心焉日月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踰時敬心乃生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也素弁  
謂素帛為弁故註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  
麻是謂素絹也葛無弁經連文故云葛環經然則  
要帶仍用麻也喪服註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  
乃受服蓋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具月不同士虞與卒  
哭同在一月故之引雜記者既服弁經具衰亦改衰  
袂二尺二寸袂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  
寸袂八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王制云夏后氏衣  
而祭般人哣而祭周人弁而祭故鄭知  
俱象祭冠也士冠禮周弁般般哣夏衣

廷華按此當是春秋以後之事非古法也斬衰卒哭  
乃變葛豈有方葬即葛且易厭冠為弁經帛服之理  
若般哣則吉服并非帛服也若以神言則虞及卒哭  
視葬更神乃未聞弁經而獨弁經於葬乎註又以天  
子諸侯為說而以踰時衰衰之說實之不知父母之

喪貴賤一豈貴者獨可弁經耶况哀敬一原理無消  
長哀哀敬生語胡悖乎

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歆昌悅反為于  
為反食音嗣

訂義註尊者奪人易也歆歆粥也疏主人亡者之子

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

家貴者問喪云鄰里為之靡粥以飲食也陸氏佃曰

謂親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歆焉故曰為其病也君

命食之也案士喪君不命  
故鄰里食之

疑義疏食疏飯也喪三日後歆粥時為其歆粥致病

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君不命食之賤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殯後此歆粥在未殯前

廷華案歆歆粥也君命食之食即以粥令歆蓋明此

之由於君命非歆之外又以疏食食之也玉篇飯食

曰食增韵茹亦曰食俱音蝕曲禮食居人之左註云

飯屬釋文音嗣內則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

食子釋文亦音嗣則飯食與食之俱有蝕嗣二音是

當以文義斷之此記言食之則之字指粥言食即食

此粥耳若以食為疏食則之字不幾贅乎且疏既以

此為三日後之事據上記言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是

三日後乃食粥也故君即於此時命之歆粥若疏食

則據喪服傳既虞食疏食喪大記既葬疏食水飲又云既葬君食之則食之不辟梁肉則君之食以飯亦必待既葬之後豈有三日之後方食粥君遽以疏食食之理且既以此主人主婦歎粥在三日後則殯後矣乃又以此主婦歎粥在未殯不自為矛盾耶但據大記言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三日不食夫人世婦疏食又言大夫之喪主人室老皆食粥衆士妻妾疏食則主婦似無三日不食之事據此歎粥乃合主婦亦三日不食及君命食粥之後婦人質弱或恐不勝故不待葬而先命之疏食是未可知若以此歎字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食字分飯與粥言之并主人亦疏食於未葬之前不但於此記悖亦於大記未合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訂義註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疏室謂饋食供養之處堂者親平生祭祀冠昏在於堂也皆所謂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註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於室註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般既對而哭周反哭而弔孔子曰般已慙吾從周

封依註

訂義註於是為甚哀痛甚也寔下棺也䟽此謂在廟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為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弔者於此而求哀情質慤故云慤也嚴陵方氏曰入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其亡則哀為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蓋死亡之別如此既封而弔者受弔於壙也反哭而反者受弔於家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訂義註北方國北也䟽之幽之也故上之訓徃下之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

疑義䟽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廷華按殯時南首鄭註自為之說禮復而後行死事尚何猶若其生之有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及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訂義註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有司視虞牲謂日中將虞省其牲也舍奠墓左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家人凡祭墓為尸弗忍弗忍其無所歸也虞喪祭也疏既封謂葬已下棺主人以幣贈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舍奠於墓墓在既窆後之事也有司脩虞之有司也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孝子先及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以禮地神也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鄭註士虞禮云虞安也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註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蓋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約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皆用柔日諸侯七虞則天子九虞也廷華案主人反

禮記卷之五  
祭視牲當在主人未反之前焉能與有司共視牲此  
與疑使字之悞

疑義疏有司脩虞之有司也士三虞最後一虞用剛  
日故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士三虞卒哭同  
在一月假令丁日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  
用剛則庚日三虞也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  
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  
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同  
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去虞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  
得與卒哭相接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祭以正禮既成故也

廷華案脩虞之有司即視牲之有司當先主人反其  
奠者又一有司不當混而為一又此與士虞記註疏  
同一悞玩彼記義上言始虞用柔日再虞如初是亦  
用柔日也下止言三虞而不言如初以其如初可知  
故省其文耳則三虞屈不與下卒哭連文所謂他用  
剛日者教氏云他別也蓋謂三虞皆用栗日惟卒哭  
則別用剛日耳所以別用剛日者以明日當祔祔重  
於卒哭祔當用柔日則卒哭不得不用剛日也註疏  
既悞連三虞卒哭為句又拋去卒哭而謂三虞獨用

剛日卒哭仍用柔日則於卒哭別用剛日之義悖矣  
此又引以為義不悞而又悞耶餘詳禮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  
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  
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訂義註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  
祭祀也吉祭卒哭也祔於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也

未無也孔子善殷蓋期音而神之人情也教氏曰卒

哭卒殯宮之哭也廷華案卒哭亦喪祭與虞祭同記

同一刺吳氏澄曰變亦易也接相連不間也變而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

吉即上文所謂以吉祭易喪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  
日也接即上文所謂明日祔於祖父也言喪祭變而  
趨吉祭自卒哭始相比逮及祔祭必於此卒哭之日  
相連接而不間斷者不忍使親之神一日無所歸也  
前言弗忍一日離蓋言孝子送形而往既窆而往還  
則已與親之體魂離矣迎精而反於家急宜聚親之  
神魂與相交際若不過脩虞祭而待明日則是此葬  
之一日與親相離孝子不忍故不待明日虞而於葬  
日虞也此言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蓋言卒哭之未有  
錢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迎奉其神若

與虞祭之列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  
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祭必於卒  
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日也蓋以神魂離殯宮適祖  
廟不可使之一日無歸也聖人制禮之意精矣朱子  
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  
復何說况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  
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  
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温公書儀雖記孔子  
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為既不  
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矣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疏士虞禮云卒哭之明日祔於祖父上云虞卒  
哭及祔皆據得正禮者耳其變而之吉祭者謂不得  
正禮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故事有忌  
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  
赴虞者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連葬連虞之  
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為變也之往  
也謂既虞往至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接者謂  
三虞卒哭之間剛日則連接其祭蓋以孝子不忍親  
一日無所歸依也此經亦據士大夫以上赴葬赴虞  
之後為接祭至當葬之月終虞之祭日乃止其祝亦

稱哀薦成事虞禮他用剛日此經謂之變者虞禮謂  
之他其義一也鄭註虞禮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  
廷華按變而之吉祭者以改喪祭為吉祭故謂之變  
變之義如是而已不在正禮之說混而無謂迫促忌  
諱其說更渺究其意不過彷彿士虞記註說言之具  
謬如此士虞記案詳之訓接祭說則竟不可解矣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  
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訂義註桃鬼所惡茢菖可掃不祥為有凶邪之氣  
也生人則無凶邪疏此一節論君臨臣喪之禮君臨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臣喪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若往臨生  
者但有執戈無巫祝桃茢之事故云異於生也案喪  
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於門外祝先入又  
士喪記大斂而往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  
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  
與大斂同也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則去桃茢可知  
也喪大記雖記諸侯禮明天子亦然入之喪有死散  
之道人之所惡故難言也劉氏敞曰君臨臣喪以桃  
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  
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

爾寄人民焉爾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為背死而忘生則不足以托六尺之孤寄五百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子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亦周末之記昔者仲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立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焉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而立也貧無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為勞也夫不以死欺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况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般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朝直 遙反

訂義註朝謂遷柩於廟疏此論般周朝廟之事喪之朝也謂將葬以柩朝廟也夫為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以車載柩而朝於廟是順死者之孝心也又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室故於祖考之廟辭而

後行

疑義疏 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為神故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沒猶若存在不忍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

廷華案 殷殯於廟故未殯先朝周殯於寢故朝而後葬此神道人道之別似不當以質文言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 殺人以衛死者曰殉殆幾也用具器者漸幾於用人也明器所以神明死者異於生人也芻靈束茅為人焉謂之靈者神之類備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疏此記者錄孔子善古非殷周之事謂夏為明器知死喪之道也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是又言殷代之非謂用生者之祭器而供死者近於用生人而殉死人也既言殷代又將言周用偶人非禮故先言塗車芻靈自古帝王制而有之此不可為用故云明器之道

也記者錄孔子之言又說孔子臧否古今得失故重  
言孔子前言用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相  
似故言用殉此云用人者謂生人入壙今備者形貌  
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人周初即用備人故家人職  
言鸞車象人象人謂以芻為人鄭註引此謂為備者  
不仁是象人即備人也臨川王氏曰用生者之器必  
非殷盛時之禮或者生者之器非祭器也此言果孔  
子則周不為備矣言周作備亦無據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  
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

昭文張金吾寫定經解

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之淵母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禮之有

為於偽反與音  
餘母為為如字

訂義註為舊君反服謂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  
曾孫子思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為兵主來攻伐曰  
戎首疏此論不為舊君著服之事案喪服齊衰三月  
章為舊君凡三條其一云為舊君及君之母妻傳曰  
仕焉而已者也註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  
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及長子為舊君註云在  
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此則大夫身不為服唯妻與長子為舊君耳其三為



舊君註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歸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服也鄭註此云仕焉而已者止取喪服第一條為正耳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得為舊君服者蓋謂不便其居或辟寇讎不得在國者如孟子對齊宣王為舊君反服正與雜記同也鄭註放逐之臣故則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是也逐者春秋諸侯大夫言出奔是也金華應氏曰案子思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所謂戎首者即孟子所謂視君如寇讎也蓋世衰道微君多虐其臣而彼此之情渙散不屬故賢者警其君以上下相為感應之理若所以自處與所以教人則必以厚不容如是之薄也廷華案儀禮喪服為舊君齊衰三月此疏所引以道去君而未絕說即子夏傳也曰以道曰未絕則此外不為之服但儀禮之道固然非為臣者所可藉口也存胡姚二說以正之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

乎哉我則食食

食音下  
食音寺

訂義註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謂仲孫叔孫季孫也存時不盡君喪又不盡禮也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廬陵胡氏曰食食不食粥非也禮小祥則飯素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歛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祥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與音餘

訂義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皆以朋友之禮往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二人異疏此論朋友相弔改服之事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經今主人始小歛未成服而已便著經故知有總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此與前子游弔朋友同也前云帶經故知是朋友此下不云帶者凡單云經則知有帶也如為師二三子皆經而出及羣居則經皆是包帶之文也廷華樂士喪禮小歛奉尸夷於堂主人即位踊襲經于序東是小歛改服弔者以之為節未小歛先主人而經毋乃大迫乎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

狐裘三十年遣乘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乘經證反

訂義註禮者敬而已矣有若以其大儉逼下非之及

墓而反言其既寔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

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

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

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曾子言時齊方奢矯之是

也疏案既夕禮乃寔主人哭踊襲贈用制幣拜稽顙

席抗木實土主人拜鄉人乃反哭今晏子既寔贈幣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留賓客有事之此皆是儉夫禮有子更舉國君大夫

正禮以證之七个五个謂以牲體折為七段五段七

乘五乘遣車載之也若諸侯之大夫雖未三命以其

位尊得有遣車也又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伯侯七乘

子男五乘今總云五乘故鄭云喪數畧也經云及墓

而反鄭知既寔則歸者晏子雖為儉約不應極未入

壙即歸故疏此一節論晏子矯齊之事狐裘貴在輕

新而晏子一裘三十年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

車五乘而晏子止以一乘葬其父陳氏集說曰曾子

主權有子主經故不合  
廷華案大行人九乘七乘五乘蓋二車之數也疏以  
此為遣車之數豈遣車貳車其數不殊與然此記明  
言國君七乘無九乘五乘之說疏蓋意會為說耳姑

禮記卷之九

檀弓下

禮記卷之九

存之

又案疏謂諸侯之士無遣車案詳上國君之適長殤節此刪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母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馬主為主馬婦人從男子皆

西鄉

相息亮反鄉許亮反沾依註作現

訂義註國昭子齊大夫夫子孔子也西鄉東鄉反義道為位也噫不寤之聲母禁止辭斯盡也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大夫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覩之法具所為也時子張相專猶同也同西向非也疏此論葬男女面位之事噫母者昭子不悟禮意止子張也又自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言我居喪人盡來覘當更為別禮秦氏繼宗曰昭子謂我齊之世家當有所更改以示人豈負舊禮于是昭子家婦人既從男子同在主位而西向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向矣陳氏集說曰專專主其事也

案此勝於註然註亦得脩一說

穆伯之喪敬姜敬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訂義註喪夫不夜哭嫌私情勝也疏自此至矣夫論喪夫不夜哭并母知子賢愚之事嚴陵方氏曰經曰寡婦不夜哭蓋遠嫌之道不得不然耳穆伯之於敬姜夫也故居其喪止於晝哭而不嫌于薄文伯之於

敬姜子也故居於喪晝夜哭而不嫌於厚此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墮於禮矣夫訂義註以為賢人蓋見其有才藝也未嘗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內人妻妾也疏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必疏薄於朋友賓客故未有感戀出涕者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時也家語云伯歆卒其妻妾皆行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供祭祀者

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矣

廷華按文伯以母績為干怒季氏則其人可知而其母以將為賢人者蓋父母之心也至文伯曠禮其母非不知之有素而終不能不望其改也至死而不改故深感之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訂義註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敬姜言四方之

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疏世本悼子純生

桓子斯斯生康子肥又云悼子純生穆伯靖靖與如意為親父弟意如是康子祖敬姜是穆伯妻故云康

祖子從母應氏鋪曰敬姜森然法度之語廷華案士喪襲  
歛俱陳衣祿衣散衣俱非上服若禮所因陳何必徹  
此褻衣當在祿衣散衣之外禮所不當陳者故敬姜  
徹之耳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  
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  
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  
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  
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訂義註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也微情謂節哭踊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禮經解

以故興物謂哀經之制直情徑行謂哭踊無節衣服  
無制也禮道與戎狄異陶陶陶也咏謳也搖謂身搖  
動也秦人有搖聲相近舞謂手舞之愠猶怒也戚憤  
恚歎吟息辟拊心踊躍也舞踊皆有節乃成禮疏此  
子游言制禮有節之事有子言我專一不知夫喪之  
踊也欲去此踊節直以孺子慕者足矣言孝子之情  
於此即是謂孺子慕何須用哭踊之節微情者微殺也言  
賢者喪親義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  
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以致興物者興起也不肖者無  
哀情故為哀經使其覩物思哀起情企及也若直肆

已情而徑行之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中國禮道不如是也人喜則斯陶以下極言哀樂之本喜者外竟會心之謂斯語助也陶謂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情暢則口歌咏之也歌咏不足漸至搖動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竟違心之謂愠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愠怒之生由於舞極故曲禮云樂不可極也愠斯戚者怒來觸心故情恚起也情恚轉深因發吟息嘆息不泄故致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哀之極也夫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愠生怒

昭文張金吾定續經解

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兒任情條啼欬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節則能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品階格也節制斷也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愠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夾舞斯愠一句是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又有愠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愠一句者取義不同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斯愠益一句九有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而盧禮本亦有舞斯愠一句而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與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案人舞斯樂不宜更愠又不當漸至辟踊

此中間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  
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愠愠不足愠斯戚戚  
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  
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孺子慕者也陳氏集說曰  
舞斯愠句可疑劉氏欲於猶斯舞下加一矣字而刪  
舞斯愠三字今未敢從集說補正曰案陸氏釋文云  
此哀樂相對本或於愠斯戚上有舞斯愠一句并註  
皆衍文而孔疏亦云鄭本亦有舞斯愠一句者則劉  
說不為無據至於舞不加蹈愠上加悲雖屬對整齊  
未免添設廷華案哀樂相生雖亦理之所有然必以

昭文張金吾宮定續經

舞斯愠矣語發明相生之義即善解人亦不免於行  
格是當以鄭無此三字為正衍文說是也舞下添蹈  
字固不可即添以字亦不必今姑合諸說並存之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萋翣為  
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  
未有見其享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也為使人勿倍  
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音寺舍音捨  
訾似斯文

惡烏路反絞戶交  
反萋依註作柳食

訂義註無能心謂之無所復能也絞衾尸之飾萋翣  
棺之飾將行將葬也奠有遺奠食及虞之祭也舍猶



廢也訾病也疏上明辟踊之節此明飾喪及奠祭之事人身既死形體腐敗以其恐惡故制絞衾設萎翬以飾之欲使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至於葬將行又設遺奠而送之既葬及哭設虞祭以食之未曾見死者饗食之然自上世以來未有舍此而不為者為使人勿倍其親故也故子之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初有若止譏踊節子游既言生者節哀遂說死者加飾脩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

昭文張金吾言為定續經解

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歟曰及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還音旋大音泰嚭音彼及使邑吏反夫差音扶初佳反與音餘

訂義註吳侵鄭以魯哀元年秋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嘗試也夫差修舊惡庶幾其師有善名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班白今斯師也以下大宰欲微勸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人子謂所獲臣民君王以下又微

勸之終其意吳楚借號稱王陳案左傳吳伐楚使召

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有田從田無

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陳襄

公遂不從吳子光之召至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

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是其事案哀六年吳伐陳鄭

知非六年者稱伐不云侵哀元年經雖不見傳云吳

侵陳與此文同俱云侵故為哀元年夫差既見陳大

宰嚭來謂行人之官名儀者曰是夫也所言盡何不也

宰嚭言是大宰嚭也博聞強志多有怨而與此師必

嘗試也何不就問焉我脩先君之怨而與此師必

有善名在外衆人稱此師也則謂之何欲令行人儀

以此辭而問大宰嚭也據周禮有大宰卿一人又有

大小行人故知大宰及行人皆官名大宰嚭與吳大

宰嚭名號同而人異也云夫差吳子光之子者也本

及吳世家文也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

毛此謂以至勝攻至暴用兵如此若相軍兩敵則不

然左傳云雖及胡者獲則取之大宰嚭獨舉古之善

以駁吳師之惡以其殺人故重於斬祀若其不殺直

拘囚人而已故輕也故穀梁傳云苞人祀若其不殺直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是侵輕而伐重也師與有無  
各乎者既反地歸子具事既義師豈有無善名乎言  
必有善名也與見語辭上以微勸之謂訊斬祀殺厲  
今復勸之反地歸子故言又也因吳王反地歸子則  
云師有善名是微勸之也終其意者上訊斬祀殺厲  
屬是初有其意欲吳哀矜既得吳哀矜則云師有善  
名是終竟其  
欲哀矜之意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

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訂義註顏丁魯人從隨也

疑義註慨憊也疏此言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親  
死初則哀悼為甚已後漸輕  
廷華案如不及其反即上所謂如有從而弗及也息

安息謂既葬而虞以安親之神當及其神之反而速  
安之所謂及其反而息也若不反則何以安之是以  
慨然增痛也此與祥而慨然義不同安知自死而殯  
而葬皆初喪痛絕之時何哀殺及漸輕之可言註以  
慨為憊則竟不可解矣疏不及句斷其說既未分曉  
集說九字作句是矣而以息為持則仍不可解矣並  
刪之

子張問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權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  
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訂義註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子張問有此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怪之也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長久冢宰  
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疏此論世子  
遭喪冢宰聽政之事無逸作言乃雍雍謹字相近義  
得兩通廷華案不言矣又曰言者當是三年喪畢親  
政之事春秋時古禮不存并天子居喪之禮而廢一  
聞古制反疑而不決故孔子以古之人皆然明之若  
謂此常禮不足怪也謹當從無逸作雍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  
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  
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曰

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喪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杜蕢或作屠蒯知音智註杜蕢作藉蒯李詔如字左傳作外廢嬰叔飲于鴝及樂音岳為于偽反共音供

註禮揚作勝

訂義註悼子晉大夫荀盈廷華案陳氏集說作荀盈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昭公九年卒平公晉侯彪也飲酒與羣臣燕也侍與君飲也鼓鐘樂作也安然怪之也杜蕢三酌皆爵曩鄉也謂始來入時開謂諫諍有所發起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知悼子在堂言人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子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詔告也謂當以不樂告君也太師典奏樂又言調貪酒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防防禁放濫也酌而飲寡人間義則服也揚解舉爵於君也毋廢欲世以為戒杜舉者此爵遂因杜蕢為名畢獻獻賓與君疏或開予謂爾三爵

是爾之心或開發于予也尚書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日死也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代昆吾夏桀昆吾既乙卯亡夏桀亦以乙卯被放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記疑義卷十

檀弓第五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公叔文子卒其子戊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難乃旦反

訂義註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也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

如死鳥班制謂尊卑之差也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  
兼之疏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曰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則能惠能貞故鄭云文足以兼之疏此一節論君誅臣之謚法生存之日君呼其名  
今死將葬故請所以誅行為之作謚易代其名廬陵  
胡氏銓曰春秋書歸粟訊人臣私惠作福文子不佐  
其君賑窮而私為粥不可也以死衛君於經傳不見  
據史鮑勸文子執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欲葬  
瑕丘恐不能脩班制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  
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

也適丁歷反

訂義註駘仲衛大夫石碯之疾庶子六人莫適立也  
故卜為後者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得吉兆也石  
祁子心正且知禮疏此一節論兆龜知賢之事沐浴  
佩玉則兆掌卜之人謂之也所以有卜者昭公二十  
六年左傳云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  
私居親之喪必衰經憔悴安有沐浴佩玉者乎言不  
可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

尤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註訂義註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養於下謂地下也欲以二子為之者子亢度諫之不能止也故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果決也疏此一節論殉葬非禮之事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者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還音旋稱尺證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疏此一節論孝子事親稱家有無之事啜菽以菽為粥而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也雖速葬無槨材但以衣棺歛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此之謂禮陸氏釋文曰菽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菽嚴陵方氏曰子路於生曰養於死曰禮則知所謂禮者喪葬之禮言喪葬則知所謂禮者亦無非禮語云生事之禮死葬之以禮是矣孔子又變養言孝者主盡其歡言之也蓋其歡者存乎情故以孝言稱其財者存乎物故以禮言啜飲止以菽水言之者菽不若稻粱之甘水不若酒醴之美則以見

盡其歡者在乎養志不在養口體而已廷華案啜菽飲水等子路能為之但恐不足為養與禮故以自傷夫子言即就所處而自盡其心即為孝與禮蓋子路之言為人子無窮之心夫子之言為聖賢自盡之道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從才用反訂義註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欲賞從者以懼居者柳莊言從守一有私則生怨勒紉也疏此一節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

昭文張全吾寫定續經解

事左傳云獻公反使人責大叔儀故鄭言懼居者獻公出奔復歸並見左傳陳氏集說曰羈所以絡馬勒所以控馬廷華按獻公以失禮召釁至於失國幸而歸由竟由道而門敬心漸衰驕心漸起且即使於文子而讓之其舉動外謬不必言矣至班邑之謀則別有見非獨厚從者而已蓋其反也嘗與喜約矣曰政由寡氏祭則寡人則班邑之合將不得自生故欲反未入而班之然未必寡氏之果從也則將班未班之際不免大費躊躇故莊之說則行耳不然則彼所謂冀土之言言之而不愛者豈落落數語遂肯降心以



從耶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表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草本作亞  
縣玄氏

訂義註革急也請於尸急弔賢者也脫祭服以禭臣親賢也所以此禭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禭以斂表縣潘邑名所以厚賢也疏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寢疾其家以告公報之曰若疾急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祭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雖了與尸為禮未故再拜稽首請於尸也案禮君入廟門全為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作記者之言也案士喪禮君使人禭不云祭服禭臣今以祭服禭故鄭云親賢也得以祭服禭者諸侯立冕祭廟大夫自玄冕以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禭也又士喪禮君禭衣不用襲為近尸事襲大斂得用君禭鄭云凡禭以斂者謂庶禭以小斂君禭以大斂也臨川吳氏曰獻公不得為之賢君何能親賢厚賢如鄭註所云哉柳莊唯有陳班邑於從者一事可取爾它無事實不見其賢否何如其果可與吳季札所善蘧瑗史鮑公子荆

諸賢為侍乎觀獻公與公孫壽餘邑六十豈可謂厚賢也私意而已矣然則柳莊為獻公所親厚安知其非以從亡之私愛而然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

訂義註婢子妾也尊已既尊已乾昔子名不陷及於不義記

者善之也疏此節論人病時禮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廷華按大夫議殉二陳而已然於車子殉出於妻與宰無知妾舉而不必論矣乾昔乃以已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意命之二婢夾我猥褻已甚尊已不從非特可以救親之失抑可為千古法矣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則不

繹

訂義註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

仲先日卒已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

傳曰去具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疏去其籥舞以吹籥有聲也廢留萬舞而

不去鄭悲廢置也去聲者為廢留以萬舞無聲也廢置之鄭引宣八年公羊傳文長樂陳氏

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不可以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

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君子以為非禮嚴陵方氏曰正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疑義註萬于舞也籥籥舞也

廷華案臨川吳氏曰註疏依公梁傳以萬為干舞武舞以籥為籥舞文舞案詩言公庭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是萬舞亦用籥也蓋萬者武舞文舞之總名武舞用干文舞用籥萬入去籥者言文武二舞皆入就萬舞中去其文舞吹籥之有聲者但存其武舞執干之無聲者爾是足三註說之悞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

從般音班封彼驗反母音無

訂義註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將從之者時人服般之巧也魯有初謂故事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為鹿盧下棺以緯繞天子六緯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言視豐碑者時公室僭天子也三家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斲之形如大楹

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綽二碑碑如植矣大夫二綽

二碑士二綽無碑以已字豈不得已言誰有強徒使

女者與其母毋無也言於女寧有病若與生之噫不

寤之聲疏大木為之者謂用大木為碑穿鑿去碑中

入碑木綽即紳也以紳之一頭繫棺緘以漸卻行而

盧既訖而人各皆碑負紳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

不之也周禮大喪屬其六引故鄭知天子四碑也既云六綽又喪

大記云君四綽二碑故知天子四碑也既云六綽又喪

碑明有一碑而紳者故知上下重着鹿盧止言前後

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槨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

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入于之墓掘地以

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槨于方中

南畔為羨道龍輜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紳于棺

之綖從上而下棺入于槨之中于此之時用碑綽也

三家言視植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

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所表木即今之橋旁表

柱也諸侯二碑而柱為一碑施鹿盧故鄭云四植謂

之桓古者以已二字本同故得疏此一節論非禮嘗

假借而用後世二字之義始異疏此一節論非禮嘗

巧不從之事公輸若之從人公輸般請為轉動機闕

窆而下棺將從之時有公肩飯止而不許曰魯有初

始舊禮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王制視公侯

視伯視子男也豐大也案禮廟庭有碑故祭儀云牲

入麗於碑儀禮每云當碑揖嘗試也言般欲以人母

嘗試已巧事誰有強逼於汝而為此乎豈不得休已

者哉又語之曰其母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汝病者

乎言不得嘗巧豈於汝有病公肩假乃更噫而傷嘆

禮記卷之二十一 檀弓下

於是衆人皆止陳氏集說曰一說則豈不得以其母  
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之母試巧而廢當  
用之禮則亦豈不自以己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于  
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求諸心以己度  
人而知其不可也郝氏曰般公孫若名稱般者自請  
之辭般方與小斂因自請他日葬時為機以封不用  
碑繹鄭以若般為兩人方小為句非也臨川吳氏曰  
得字句絕自快足為得有虧歎為病上二句責般謂  
爾以人之母試巧則爾二人之心豈不快足而自得  
下二句憫季孫謂以其母試爾之巧者彼孝子之心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其亦有虧歎而病者乎二者字下俱有乎字疑惑之  
之辭而不質言也噫嗟嘆聲既責般憫季孫而又嗟

嘆蓋深以為不可也

案此雖述於陳亦得備一說

戰於郎公叔禺人過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  
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  
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  
仲尼曰能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註重當為童

訂義註即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

掖之保息者保縣邑小城禹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  
公叔務人使之謂時繇後任謂後決哉公為之死殉  
國也嬖僮之死殉其主也或謂踦無干戈之責輕身  
赴敵與匹夫匹婦之自經者等其論過刻矣究其意  
以檀弓云隣童故謂其無干戈之責不知左氏固以  
為嬖童也隣童無強死之理嬖童有殉主之義是當  
以左氏說為是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  
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  
路曰吾聞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贈送也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  
處猶安也式與下者居者主於敬疏此一節論禮敬  
祀墓之事若有君事去國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君  
言不宿於家過墓謂他家墳壘祀謂神位有屋樹者  
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嚴陵方氏曰去則  
哭墓反則展墓所以存乎愛蓋行者之禮也過墓則  
式過祀則下所以存乎敬蓋居者之禮也行者所適  
主事必遠而易有所忘故在存乎愛居者於時為久而易  
有所怠故在存乎敬此二子之言所以異乎行故曰  
贈居故曰處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與

充人所謂展牲之展同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  
王事也子手弓而可乎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韃弓又及  
射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  
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射

亦反朝直遙  
反與音預

訂義註工尹楚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也魯昭八年  
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  
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  
懼吳于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也棄疾謂商陽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韃弓不忍復射也斃仆也  
韃韃也掩其目不忍視之也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  
也兵乘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有禮善

之也疏鄭註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謂兵車  
參乘之法案宣公十二年左傳楚許伯御梁伯

攝叔為右梁伯云左射以策是射在左攝叔云右入  
壘折馘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戰

士也若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  
右故成二年韃之戰卻克為中軍將流血及屨未絕

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卻克天子謂其將左輪朱  
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

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三年齊侯親鼓之是也  
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央故成二年韓厥自其

車在居中代御而逸齊侯故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  
御者皆在中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左故曲禮乘

君之乘車不敢獮左鄭註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  
載耒耜于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言殺人之中

禮記卷之

檀弓下

禮則彘子掩目等是也案左傳戎殺獲則殺之  
商陽仁而孔子善之者傳之所云謂彼劫敵與戎接  
戰雖及胡者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走而逐之  
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為有禮疏此  
一節論殺人有禮之事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為官名  
棄疾楚共王之子後立為平王案昭十三年左傳叔  
向云棄疾君陳蔡苛慝不作楚人善之因號陳弃疾  
也家語子手弓而可商陽子弓棄疾曰子射諸是可  
為句也朝之與燕皆在寢若路門外燕亦在寢故燕  
禮云燕朝服於寢又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階上獻  
士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也嚴陵方氏曰子弓猶  
公羊傳所謂手劍蓋以手執之臨川王氏曰春秋末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世諸侯無義戰士庶人不幸而在軍旅之間聞君命  
既不可廢為之強戰則又為愈於不仁如商陽者可  
也是以孔子善之廬陵胡氏曰商陽殺敵不果而云  
朝燕不與又以私怨懟其君安得為有禮蓋春秋無  
義戰彼善於此而已廷華案楊氏云商陽本不欲窮  
追聊為此言以止御者非怨其  
位卑而不盡力也其說亦是但其素行無  
考不能原心而為之說故合二說存之

疑義註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疏朝之與  
奠朝在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  
升堂則坐矣

廷華按朝有三不特在寢燕則在寢賓坐朝則大夫



無坐理周官三朝之儀可考而知惟三公有坐論之禮故商陽言之鄭以大夫坐於上孔氏又以孔子升堂為坐曲說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桓依註作宣含胡闇反

訂義註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廬謚宣言桓聲

之誤也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

踐者之事疏自此至悔之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廬

陵胡氏曰曹伯卒於師見春秋經此云會悞矣

襄公朝於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

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朝直違反強其文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荆康王卒在魯襄公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

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請襲之者欲使襄公衣之強之

者欲尊康王也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疏不言楚

言荆荆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

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廬陵胡氏曰楚

春秋只稱子此曰王記者悞也廷華按士喪禮將大

斂棺乃入此襲時有柩豈君禮異歟是當有悞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

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

遂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肝之  
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  
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春秋傳  
曰敬叔不入政君命所為故惠伯強之乃入疏此一  
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子叔叔是其氏云子叔者  
子是男適子稱故以子冠叔也廷華按世本敬叔是  
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  
父從兄弟故敬叔呼惠伯為叔父呼懿伯為從祖  
疑義註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疏敬叔  
殺懿伯  
為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  
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

難雖有怨仇恒為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防備不  
復在已故難之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今既君命  
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  
私怨遂欲報仇不行公事也

廷華案集說云劉氏曰左傳註云忌怨也敬叔先有  
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叔弓  
之有禮也此疏云敬叔嘗殺懿伯為其家所怨恐惠  
伯殺已故不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開釋之記惠伯  
之知禮也二說不同而皆可疑如彼註言禮叔為之  
避仇怨則當自受命之日辭行不當及郊而後辭入  
也如此疏言恐惠伯恐已而難之則魯之遣使而使  
其仇為之副不恤其相仇以棄命害事亦非善處也

禮記卷之五 檀弓下

且叔弓為正使得仇怨為介而不請易之非計之得也又同使共事而常以仇敵備之而往反於魯滕之路亦難言也禮椒果欲報仇則其言雖善安知非誘我而敬叔遂入又非通論也按左傳云及郊過懿伯之忌此作為二字雖異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過忌也或者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過此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乃先入而叔弓亦遂入焉愚臆如此存以質之說禮者

哀公使人弔普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普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

有先人之敝廬在無所辱命

辟音避奪依註作隧或為允

訂義註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象曾子言行弔禮於野非也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於之隧梁即植也肆陳尸也大

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疏此一節論普尚不如

婦人得禮之事周禮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

是陳尸曰肆陳氏集說曰且於莒邑名隧狹路也梁以戰死故迎其柩

疑義疏肆之曰鄭註謂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

廷華案鄉士本合凡百姓之獄訟言無天子諸侯及士大夫之文今所存賈疏周禮註亦無諸侯士大夫說則此註已經賈氏刪去而孔猶引之陋矣

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椁諸侯輅而設幃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

何學焉輅吐孫反中行仲反

訂義註贖魯哀公之少子猶尚也以臣况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輅殯車也畫輅為龍幃覆也殯以椁覆棺上塗之所謂最塗龍輅以椁諸侯輅不畫龍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楛地於引輅車滑何學者止其學非禮也廢去也殯禮大夫最置西序士掘

殯見社疏經直云龍輅知畫輅為龍者以輅之形象知畫輅也云所謂最塗龍輅以椁者以其上篇有其文故此言所謂上篇也輅外邊從累其木上與椁齊

乃最木為題漆為四阿椽制而塗之以上云龍輜此  
 直云輜故云不畫龍其木亦不題漆故鄭註喪大記  
 云諸侯疏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以其  
 不題漆疏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以其  
 正禮而言天子之殯則以龍輜謂畫輜車轅為龍載  
 輜于上累材作椽而題漆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  
 其諸侯則以輜載輜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椽設木于  
 上以幬之不為題漆直橫木覆之亦泥塗其上三臣  
 者以禮廢輜今乃設撥用輜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  
 而君何得學焉廷華案此輜車行道之事而顏柳以  
 殯中輜椽為說則輜在殯中啟即以之行道也  
 疑義註撥可撥引輜車所謂緋緋繫于輜三臣於禮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去輜今有緋是用輜借禮也

疏以其有輜須設榆沈故備擬牽引為有榆沈故

須設撥謂緋也喪大記大夫二紼二碑是大夫有紼紼即緋也又註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

之輜是大夫有輜也此云三臣于禮去輜用輜借禮不

同者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輜紼惟殯時用軼軸不

得用輜紼此文據殯時大記嚴陵方氏曰為輜之重

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

也故為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

無輜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則無所用撥三臣既知

輜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必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

撥雖無所經見然以文考見為榆沈故設撥則是以

手撥榆沈而灑於道也先儒以為緋失之矣山陰陸氏曰榆性堅忍中車所謂不剝不沐十年成穀是也

然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故設撥撥雖不可知然謂謂之撥則撥輜者也鄭以為撥為紼非是

廷華案欲設撥而問於有若是撥非諸侯所當用可知若紼則自天子至大夫士皆用之何必問註說之非不必言矣方氏謂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然撥謂之設則撥自為器何必用手且榆沈豫布于道可也何必于車上灑之況且柎車上亦無人也陸氏謂榆輪沈重故以撥撥輜使行柎柎行之法前有引後有紼自足引重是器僅謂之撥其力有限安能助引紼而迫之使行况輜輪無幅小于常輪其重幾何乃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設器以運之愚謂方氏之說是也未盡耳蓋鄭註榆汁之說於理為近所以必設撥者蓋榆汁雖滑而

易壅禹泥行乘輜以板為之其狀如箕而行地上與此輜別而不用輪亦

恐其壅輪耳意用撥之法先布榆汁於地使輪行汁

上而因撥之使不壅輪非于灑之謂也天子諸侯皆

用輜亦皆應設撥而以哀公為僭者或天子有榆沈

乃設撥而諸侯則無之耳但其制則莫考姑存諸說

以備參 又案喪大記大夫葬用輜註謂輜當為輅

是大夫用輅不用輜此疏乃謂大夫朝廟用輜不知

何據士喪禮下且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說本彼註而

竟以既夕禮云冠之不亦誣乎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

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為于偽反與音餘

訂義註悼公母哀公妾有若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為

之總耳以妻我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嬖妾文

過非也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妻總以哀公為妻者齊衰服故舉大夫貴妻總

之耳疏魯人以妻我者公以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

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乎所以不得休已者雖是其

妾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為我妻故不得不服陳氏

集說曰以妻我以為我妻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

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

道而葬後難繼也

訂義註犯躐也申祥子張子庚償也不以罪者時僭

侈不棄者言非大故子臯恃寵虐民非也疏以孟氏

償禾故云虐民故鄭云恃寵不肯疏子臯見申祥請償故拒之云孟

氏不以是犯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日為奢暴之

故也朋友不以是犯禾之事雖棄於我以其小失非

大故也斯此也以我為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

清儉太過在後世之人難可繼續也

疑義註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邑成宰或氏

季 疏樂史記仲尼弟子傳云高柴字子臯少孔子三十歲鄭人也知為成宰者下文云子臯為成宰云

季者高是其正字今言季子臯故鄭云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氏仲

由稱季路皆其例弟子傳及論語作子羔與此文子臯字不同者古字通用

廷華案高柴資性厚重必無殘暴慢諫之事且無論

季氏朋友豈不畏孔子聞之即意季子高別有其人

註疏悞以為子羔耳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為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

為服也

訂義註嚴陵方氏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方

昭文張全吾寫定續經解

其學也賓之而弗臣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若孟子

之在齊是也惟其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

曰獻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蓋獻為貴上為辭

而寡則自謙之辭也以其有賓主之道而無君臣之

禮故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其曰違則居其國之時固

服之矣長樂陳氏曰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

也曰違而君薨勿服則未違固為之服也

疑義註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弗

服以其恩輕也違去也疏此一節論臣之仕未得祿

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之事也王制云位定然



後祿之是先位定而後祿也君有饋焉而曰獻者饋  
餉也君有饋謂臣有物饋獻於君既奉餉君上故曰  
獻使焉曰寡君者使焉謂為君使往他國此臣若出  
使則自稱己君謂寡君也言臣雖仕未得祿而有物  
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也嫌其或  
異故明之也違而君薨弗為服也者此一條則異也  
違而君薨者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  
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  
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  
雖敵亦不反服也以其本無祿恩輕故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按臣有委質者有不委質者孟子師臣之辨詳  
矣註疏饋使二義非不可通但委質為臣雖去亦尚  
有舊君之服而可曰弗為服乎况記明言君有饋而  
可曰臣之獻君耶故舉方氏說以正之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  
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  
訂義註諱辟其名謂鬼神祭之已辭也故謂高祖之

父當遷者也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

門天子臯門

疏高祖之父謂孝子高祖之父也於死  
者高祖也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也

疏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猶生事之

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係孝子之心也  
前所云既窆而祝宿虞尸是也有几筵者未葬之前  
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殯  
宮但有席而已亦有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  
器今喪祭既設虞祭有素几筵雖大斂之時已有至  
於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故云有几筵故士虞禮云  
祝免澡葛經帶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是也然此虞  
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  
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註云謂殯奠時天子既  
爾諸侯南面之君其事亦然卒哭而諱者諱謂神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也古者生不相諱卒哭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  
哭乃有神諱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并解所以虞  
立尸卒哭而為神諱義也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  
之事方為始也前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  
門至於庫門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官及  
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  
門耳若天子五門則至臯門也故鄭引明堂位云庫  
門天子臯門也若凡諸侯則臯應路也此亦以意廷  
言始存之廷  
華按舍故說於禮未妥

疑義註不復饋食於下室

疏下室之內  
有吉几筵

易說帝乙易

禮記卷之五  
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  
名疏小祥乃遷毀下室謂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  
未葬猶生事當以醢脯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謝  
茲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鄭君答張逸云未  
葬以脯醢奠於殯又如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  
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  
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於下  
室文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皇  
氏以為虞則不復饋食于下室於理有疑易說帝乙  
曰易之帝乙為成湯者鄭引易證之六世不諱故卒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哭而舍高高祖之父也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  
云說者皆緯侯也時禁緯侯故轉緯為說也故鄭志  
張逸問禮註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  
為註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識皆謂  
之說云案易云帝乙歸妹易乾鑿度說易之帝乙謂  
是殷湯也書之帝乙六世王者亦易緯言也書酒誥  
有帝乙而乾鑿度說云乙是殷六世王也先儒註皆  
以酒誥帝乙紂父紂父去湯多世不啻六世也然史  
記殷本紀云王名乙者甚衆人皆有配字惟紂父稱  
帝乙耳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

既並為帝故皆得曰帝乙也祖乙是湯六世孫與湯同名是六世皆同名云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註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故舉六世以為證也為天所錫者殷以生日甲乙為名則生日是天之命故曰為名也白虎通云殷實以生日名子也故殷太甲帝乙武丁

廷華按遷廟之期於經無考惟文二年穀梁傳有練而壞廟說左氏傳服註則三年喪畢行祭皆於廟三年以前未得遷于廟是足見穀梁傳之不足憑矣然諸家皆從穀梁說此疏小祥之說所自來也惟朱子

昭文張金吾為定續經解

以穀梁為太速而主服與陸氏往復十百言然猶未盡也據鄭氏云祔祭畢主復返于寢又云大祥及禫皆祭於寢又喪服傳云既練居外寢鄭以居壘室又士喪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蓋惟主復於寢故大祥及禫皆祭於寢孝子尚居寢門之外且惟三年喪畢然後遷廟故禫月尚有未配之文若既練即遷則神已在廟何必復祭於寢孝子寢門之外又將何依所謂吉祭猶未配者其文亦應在小祥何必待之禫月穀梁大抵感於春秋短喪之說而為之辭非定論也又案下室之饋本自可疑

詳士喪禮記此

鬼事始正所謂以虞易奠鄭以為祭之是也胡先以下室言之又二名不偏諱祖乙之乙偏諱也後有帝乙不偏諱耳若據此遂謂可以同名于義疏矣夏商稱帝本司馬氏之悞曲禮詳之紂父帝乙當是二名湯本名履祖乙即加帝字亦當日帝祖乙俱以為帝乙者舛也要之緯書原不可據若因禁緯而改轉緯為說則尤不可訓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微在者在不稱微言微不稱在訂義註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說疏引雜記者證稱是舉嚴陵方氏曰夫子曰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內是言在也又曰杞不足徵是言徵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橐鞬

訂義註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兵不載示

當報也赴者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橐甲衣

鞬弓衣疏赴車不載橐鞬者軍既有憂從軍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示有報敵之意故甲則

不以橐鞬之弓則不以鞬或之故註云兵不載示當報也樂春秋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赴今軍敗應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之樂詩云載橐鞬天春秋傳云右屬橐鞬皆以橐為諭弓此註云甲衣者以下鞬之鞬既足弓衣故以橐為甲衣也嚴陵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愷

則敗謂之憂宜矣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者以近廟也師入受命于祖無功則於祖命辱

矣赴車告赴於國之車凡告喪曰赴車以告敗為名  
與素服同義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訂義註謂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紛傷火人

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疏案宣十六年左傳云人

魯宣公廟故成三年公羊傳云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  
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  
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  
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式而聽者怪其哀甚也而猶乃也夫之父曰  
舅疏壹者決定之辭也婦人哭畢乃答之曰然然猶  
如是是重疊有憂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贄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  
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牧民而民信之夏后氏  
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牧民也對曰墟墓之  
間未施哀於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  
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  
懇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訂義註以贄請見下賢也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

降尊就卑之義不可者辭君以尊見卑也士禮先生  
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已止也重強變賢也時公與三  
桓始有惡懼將不安故問之周豐言民見哀悲之處  
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滅毀  
無後之地也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  
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  
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泣臨疏凡舊居皆曰墟左  
傳有莘氏之墟有昆  
滅吾之墟皆毀  
無後者疏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以禮義忠  
信為本之事哀公言虞夏施何政教而得如此周豐  
之意以虞之與夏由行敬信於民民見其敬信民自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學之不須設言號令故云古昔丘墟及墳墓之間是  
所悲哀之處也人在其所未須施設教化令民施哀  
而民自哀也社稷宗廟之中嚴凝之處人在其中未  
須施設教化而民自敬言民之從君在君身所行不  
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故般人作誓由身不  
自行徒有言誓而民始畔也周人作會謂身無誠信  
而民始疑苟誠也人君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  
慤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令堅固結之民其不  
解散離貳乎言當解散離貳也周豐此言欲令哀公  
身行誠信不當唯以言辭率下而已

廷華案民畔民疑當指殷周末季言二代盛時正所謂以禮義忠信慤之心以涖之者何以有此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

後也為于偽反

訂義註不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不危身謂憔悴將減性劉氏曰喪禮稱衆之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毀不減性不可過為哀毀而致有亡身之危以死傷生則君子謂之無子矣此二者皆所以防賢者之過禮廷華按高安朱氏曰鄭註以慮居為賣宅舍未是古者分曰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授宅寧有田宅買賣是足正註說之悞矣又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非廟也郭平董永之鬻身儒者趨之况於君子竊意居謂家慮猶危也不慮謂不任家有危慮之事孝子哀親本不暇為身家計然使家有承火之災及內患外侮亦不得不暫輟哀慕而竭力經營防衛所以然者為宗廟存亡計非為己之家計也然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為親之後計非為己身計也其說是矣但既云不任危險之事則不慮居後又以慮居為宗廟計則又若當慮居者此當有關脫處未敢據為定論也愚謂



此記當是後世事故註亦即後世之事言之非古法也或曰慮謀也居積也謂盡賣其居積以共喪也不慮居謂無廟者謂居積大槩以共廟祀今盡賣之恐無以共廟祀耳是亦一說並存之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不至於泉以生怨死謂以生特之意也時服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廣輪以下示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還

圍也號哭且言也行去

既如季子名札者案襄二十七年吳公子札來聘是名札也又案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衛及

晉知非此時子死而云聘二十七年聘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而觀其葬焉若敬二十九孔子纔年九歲焉得觀其葬而善之故為昭二十七年也云

國居延陵者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公羊云吳無君無大夫此有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

賢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兄

禮記卷之六 檀弓下

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請為君者皆輕  
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苟速有侮于子身  
及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  
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  
鄭舉後事言耳言坎以生時之意以怒于死者不欲近泉  
故死亦不至于泉以生時之意以怒于死者不欲近泉  
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今封墳廣輪揜坎  
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故云示節也云謂高四尺  
所者言墳之高可四尺所以人長八尺所是而據之  
半為四尺且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是而據之  
辭疏此一節仲尼論季子得禮之事臨川吳氏曰時  
服謂當所有之服隱蔽也人長八尺蹲則半之其高  
可以隱蔽人之身人蹲左畔則右畔不見人蹲右畔  
則左畔不見約計四尺也鄭訓隱為據則如隱几之  
隱作去聲讀命為造化疏行生死萬物者人之骨內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資坤而成既生之後漸漸長大及其死也歸而藏焉  
反復于土漸漸朽腐與土為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  
然故曰命也若其魄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混於天  
氣之中無所不之也季子其時奉君命出使而有私  
喪不敢將其尸柩以歸只得葬於齊地故言死而骨  
肉歸土乃天命之常人情縱有葉戀不能不葬之土  
中父子一體死者葬齊生者還吳而相離訣永不親  
近深可憇傷然其魂氣則無所不之父子一氣能相  
感通父在吳則子之魂氣亦在於吳實不䟽遠也聊  
以自寬慰耳按莊子書載秦失吊老朋之事以其三

號而出為簡畧於哀詳此記文右還其封且號者三  
八字為一曰謂圍繞其封立以行而且號哭也者三  
兩字是記其圍繞之匝數非記其號哭之聲數也足  
行口哭二事兼并圍繞之行既止而後號哭之聲亦  
止非謂但哭三聲也荆國王氏以北為哀不足蓋誤  
分一句作兩句讀遂誤解且號者三與莊子書之三  
號同也况季子於子之喪自初死至葬時甚促亦經  
旬日或經半月或經兩旬遲速莫考初死之時哭必  
盡哀又有再哭三哭朝哭夕哭其哭不止一次矣但  
非有此既葬還封之一哭也惡得以此而議其哀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足哉荆國天質偏厚情愛篤至賢者過之而不合  
乎中庸其長子雱死悲戚不堪力辭相位以己方人  
而議季子季子情禮兩得無一可議也

疑義註往往弔命湏性也疏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  
傳云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之云  
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  
明是一也

廷華案杜氏預註左氏傳云季氏本封延陵後復封  
州來故曰延州來則延為延陵州來非延陵又孔子  
明言往觀注增弔字未的須性說不可解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公駟王西討濟于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訂義註考公隱公益之曾孫弔含弔且含也容居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王者時徐潛稱王自比天子易謂臣禮于君禮雜者容居欲以臣禮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容居又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聞義則服駟主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于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欲

自明不妄疏知君行者則親含上云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言大夫歸含者上雜記諸

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遂是也云言侯王者徐自比于天子以邾君為己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

而復興至春秋昭二十一年吳滅齊此云徐僭稱王者滅

更與易是簡易故為臣禮易既為臣禮以對于故知

於為君禮也君禮謂之于者于音近迂是廣大之

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于間也徐自比天子使大

夫敵諸侯者若諸侯使大夫親含諸侯則不可若天

子使大夫敵諸侯則得親含徐欲自比天子故有司拒之容居又言我之先祖駟王與今日徐君稱焉于

諸侯也者以經云不敢遺其祖即云我先君駟王子孫云自明不妄者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似若無識如言語朴實故言欲自明不妄凡實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土則主人親含

禮記卷之六 檀弓下

禮記卷之六 檀弓下

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若既歛已後至殯葬具有含者  
親自致璧于柩及殯上若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  
授主人主人受含疏此一節論徐之潛禮之事邾婁考  
之謂之不親含疏此一節論徐之潛禮之事邾婁考  
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且含容居致君云命云寡  
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於邾君此君養致之音  
也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錄語云其使容居奉  
玉以行含禮邾人有司乃拒之曰諸侯之來屈辱臨  
敝邑者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臣之簡易之禮  
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易於雜者  
謂悉簡易而為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是君臣雜亂  
者未之有也謂由來未有此禮容居乃對邾之有司

昭文張金吾宮定續禮記解

云容居聞之謂聞於舊日之言云臣之事君奉命出  
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當先揚先祖亦不敢  
遺棄其先祖言即不遺棄先祖之事也昔我先君駒  
王西討濟於河言國土廣大無所不用斯言也者所  
謂處所斯此也謂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  
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也言我對諸侯恒稱王也容居  
恐邾人謂其虛誕故云魯鈍之人不解虛詐唯知不  
敢忘其先祖容居云此者先祖實有此事不虛也上  
云不敢忘其君不敢忘其祖下直云不敢遺其祖者  
祖是久遠猶尚不遺忘君見有是不忘可悉故不言

也其言先祖即是不忘君臨川吳氏曰寡君使容居  
坐舍進侯王者容居致其君命也其使容居以舍者  
容居之自言也謂邾人其使我得如君命以坐舍乎  
不敢忘其君者謂君有坐舍進侯玉之言為使臣者  
不敢忘之也不敢遺其祖者謂先祖有自比天子之  
事為子孫者不敢遺之也然其不忘不遺乃從其君  
其祖之亂命焉耳徐自周穆王之時偃王者僭王號  
而叛亂雖不勝而死子孫仍僭號不改蓋徐國僻遠  
而王室號令政刑已非成康時比故不遂正其僭王  
之罪其後楚亦吳亦僭越亦僭徐實先之徐雖僭王

昭文張金吾寫定

然國小春秋時嘗受楚吳二大國之陵吳既滅其國  
孔疏以為滅而復興弔邾考公喪之時在春秋之後  
而猶強僭如此徐君不度德而襲僭號容居不服義  
而飾邪辭俱可罪也六書故曰邾鄒同聲實一地春  
秋時邾用弗故謂之邾婁合邾婁之音為鄒故邾改  
名鄒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氏  
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  
哭於他室

訂義註嫁母也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

疑義註母姓庶氏

廷華案記明言庶氏之母安得云母姓庶氏臨川王  
氏曰似嫁庶氏其說是矣

天子崩三日祀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  
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  
其祀勿其人

訂義註祝佐含飲先服官長大夫士虞人掌山澤之  
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為棺槨作棺槨也斬伐  
也疏此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棺材之事  
天子崩三日祀先服者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含飲先服故先杖也然  
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  
也亦服杖也服在祝後故五日也七日國中男女服  
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  
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  
服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然四條皆  
云服何以知其成杖服或衰服案長大記云君之喪  
三日太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  
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案  
喪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為服期明矣其

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謂王殯後事也虞人者主山澤之官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椁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者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廷華按廢祀別人當是亂世之事不可為典要

疑義註天下服謂諸侯之大夫既士若有地德深者

昭文張金五言定禮經

則五日杖若無地德薄者則七日

廷華案喪服庶人為國君註謂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愚謂天下之民皆天子之民則皆當齊衰三月不當上言畿內又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總衰既葬除之愚謂士亦宜然蓋率土皆臣之義如是耳此註不言士庶人與齊衰三月註同一舛決耳疏說則竟不可解矣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



而死曾子聞之曰欲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食音寺奉音勇

反與音餘

訂義註蒙袂不欲見人也輯飲也欲屢力憊不能屨也留留目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閉而呼之非敬辭從猶就也微猶無也䟽黠教見有餓者來乃左奉其飯右執其飲見餓者困咨嗟憇之故曰嗟乎來食餓者聞其嗟已無敬已之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斯斯此也以至于此病困怒而遂去黠教從逐其後辭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與語助言初時無禮之嗟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

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狂者進取一槩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狷者直申己意不從無禮之為餓者有之陳氏集說曰微細故末節也嗟來之言雖不敬然非大故故謝則可食

疑義註微興正是狂狷之辭䟽微無也言無得如是廷華按饑者已不食而死註䟽猶以止為說直是謔語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濬其官

禮記卷下 檀弓下 語經小堂

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

斷丁亂反壞音怪  
濟音烏豬音朱

訂義註定公糴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寡人之罪者

民無禮教之罪凡者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

其罪無赦壞室以下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

也南方謂都為豬踰月舉爵自貶損疏言諸臣解在

在官者言此等之人若見殺君殺父之人無問尊卑

皆得殺之謂禮合得殺若力所不能亦不責也故春

秋崔杼殺莊公而晏子不討崔杼而不責晏子若力

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春秋董狐言趙盾云子為正卿

亡不出竟反不討賊書殺其君是也樂孔註尚書云

都所謂聚也此經云濟其宮而豬也謂掘濟其宮使

水聚積焉故云豬都也鄭恐豬不得為都故引南

方之人謂都為豬則彭蠡既豬豬是水聚之名也

此一節論誅弑父之事定公既見有司告以弑父乃

言曰寡人嘗試學斷此弑父之獄矣臣之弑君凡在

官者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弑君之人無得縱赦之

也子之弑父凡在官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弑父之

人不得縱赦之此在官字諸本或為在官恐與上在

官相涉而誤

疑義疏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

殺祖子得殺父然子之與父天性也父雖不孝于祖  
子不可不孝于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  
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與之人異義衛鞅  
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父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故知今子之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弑父之夫故異義云妻甲矢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土官也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廷華按弑逆之罪內有刑官外有方伯此記說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當指王法所未及加者言凡在官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在官即所謂人人也子孫亦當指被弑之諸臣子孫言疏以弑逆者之諸臣子孫言且引公羊及異義說以証之誤矣况衛輒拒父夫子已有定論而鄭猶主公羊不經之說尚足引以為証耶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要一遺反京依註於原

訂義註文子趙武也作室成諸大夫發禮以往張老心譏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眾多祭祀死喪燕

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全要領者免於  
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善頌謂張老之言  
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疏案墓大夫云令國民族  
葬註云族葬各從其親屬  
是卿大夫墓地得同在一處知京當為原者案韓詩  
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于九原又爾雅云絕高為  
京廣平曰原京非葬之處 疏此一節論文子成室相  
禱頌之事晉大夫發焉者發禮也謂往賀之張老曰  
美哉輪焉者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譏文子公  
室飾麗故佯美之也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為室斲其  
椽而礮之張老諫之是也美哉奐焉者奐謂其室奐  
爛衆多也既高又多文飾故重美之王云奐言其文

昭文張金五言定續經解

章之貌也歌於斯者歌祭祀時奏樂也斯此也張老  
前美其飾麗後又防更造也言此室可以祭祀歌樂  
也然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也哭於斯者又  
言此室亦足居喪哭泣位也聚國族于斯者又言此  
室可以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  
造作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者  
武文子名也文子覺訛故稱名自陳將自陳數前譏  
具領述張老之言也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  
也者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頭刑也先大夫謂  
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祖父為先大夫也九

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文子述張老語竟故說此自陳也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于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于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者辭畢乃稽首謝過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故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者知禮之人也見張老與文子皆能中禮故善之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張老因美而譏之故謂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故為善禱也

疑義註晉君獻之謂賀也

昭文張金五訂定續經解

廷華案廬陵胡氏曰註謂晉君賀其成室非也恐趙武謚獻文耳此當攷陳氏集說曰謚獻文如貞惠文子之類其說是也或為解之曰集說以君有賜不言賜故疑獻為謚然周禮九獻七獻是君於臣亦有獻也愚謂或說固然但文子晉至晉君賀之當云晉君獻文成室今第言晉恐非對己臣之稱但獻文之疑實無依據貞惠之說亦非確語或脫君字或訛趙為獻俱未可知並以疑存之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予其封也亦予之

席毋使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封依註

訂義註畜狗馴守陷謂没于土路馬君所乘者其他

狗馬不能以帷蓋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為曾子與子貢弔為閹人為君在弗  
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閹人曰  
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閹人辟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  
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訂義註閹人守門者脩容更莊飾曰已告者既不敢  
止以言下之辟者見兩賢相隨彌敬禮之疏此一節  
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二子既入涉至內雷卿與

昭文張金五訂定

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于

時君子以二子盛飾脩禮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

則被崇其禮其盡飾道理斯此也其施行可久遠矣

所以可久遠者以一子初時不具衣冠則閹人拒之

二子道而脩容閹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不愚之

人敬畏可知是其盡飾之道行之可長遠矣案喪大

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

庶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

當北面之位然君在大夫得為二子辟位者卿大夫

等見公將降故先辟位或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

猶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又弔  
有常服而得時為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廷華案士  
喪禮君視斂出主人拜送襲拜大夫之後至者孔疏  
以後至為不得與前卿大夫同時從君出者則君弔  
時後者自不得入則安有脩容之事此記者傳會說  
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  
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  
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  
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昭文雅金吾寫定經解

訂義註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  
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覘闕視  
也善哉者善其知微救猶助也微猶非也疏乘以武  
公諱司空

者桓六年左傳申繻之辭也如有司城者以春秋之  
時唯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是  
司空主營城郭故知廢司空為司城服虔杜預註傳  
皆以為然云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者案世本戴  
公坐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鄉  
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為術之五世  
孫疏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殆不可伐也者言介夫  
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  
心皆喜悅與上共同死生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  
殆不可伐也殆近也不能正執故云殆不可伐為疑

辭也詩云至之引詩邶谷風之篇也時有愛其新昏  
棄其舊室舊室服之言我初來之時為女盡力所以  
盡力者以凡人家死喪鄰里尚扶服盡力從救助之  
况我於女夫家而何得不盡力今此引詩斷章云凡  
民有喪則陽門之介夫死是也在上扶服盡力而救  
之則子罕哭之哀是也雖微晉而已者微非也言晉  
之強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  
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能當宋而已是助語句  
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昭文張金吾宮定續經解

訂義註麻猶經也疏麻不入亦謂不入庫門也廬陵  
胡氏曰此譏魯君忘哀之速故春秋間二年吉禘亦  
譏廷華案不入庫門則先說於庫門外也士虞禮記  
卒哭乃餞賓出大夫說經帶於廟門外間傳斬衰三  
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又云去麻服葛是卒哭  
始變麻受葛也今閔公喪既變除且不說于廟門而  
說于庫門大夫士雖變除於卒哭之後而亦說服于  
庫門外與公同蓋與二年吉禘同一失禮耳且曰既  
卒哭麻不入則并不與卒哭之祭也蓋廟在庫門之  
內若與卒哭服麻而從外來則不與祭明矣



疑義註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敬居喪葬已吉  
 服而反正欲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群臣畢虞  
 卒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或卒哭夫既卒哭  
 麻不入上云經不入故云麻猶經也其實上是君身  
 經用葛士大夫是臣故經用麻也云羣臣畢虞卒哭  
 亦除喪也者亦閔公也閔公葬而除喪今羣臣卒哭  
 乃除喪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群臣  
 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云閔公既吉服不  
 與虞卒哭者案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虞卒哭至  
 是也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此云麻不入者承  
 上庫門亦謂不入庫門也謂卒哭也後麻不復入案  
 喪服註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葛此  
 卒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蹙君既服吉服  
 故士大夫既虞不除服疏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  
 受服至卒哭總除服  
 閔公父也經葛經也諸侯弁經葛而葬也魯之庫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天子之臯門也莊公以三十二年薨太子般立十月  
 己未共仲使圉人犛賊子般於黨氏立閔公慶父作  
 亂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喪三年既葬竟除喪服於  
 外吉服反正君臣故經不入庫門也所以至庫門而  
 去經者案春秋左傳慶父使圉人犛賊子般於黨氏  
 是子般弑慶父作亂之事也云閔公不敢居喪者閔  
 公是莊公之子夫人哀姜之姊叔姜所生以葬畢即  
 除服故云不敢居喪經云經不入者謂葛經故前文  
 云天子諸侯葛經帶而葬所以云不入庫門者以魯  
 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經不入庫

禮記卷之六 檀弓下

禮記卷之六 檀弓下

門經既不入衰亦不入可知也

廷華案註泥於時事不但與記義不符而於事理亦未協也蓋記不言吉服則未除服可知註以吉服吉是舍記而別為之說也且究其所以吉服之意則曰不敢居喪葬已吉服反正君臣欲以防過之所謂正君臣者疏所云既葬須即位正君臣也夫不敢居喪則必有禁之者在矣今按莊公薨於三十二年之八月葬于元年之五日在殯九閱十月居喪十月未聞有禁之者也且不禁其葬不禁其卒哭不禁其吉禘而獨禁其居喪乎若云閔公急須即位正君臣故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敢居喪則即位者須即位於朝何必先言吉服而反况公之即位在十月般弑之時何必待至五月既葬之後又况共仲之悖亂又豈即位正君臣遂可以防禦之且既云即位正君臣則君臣俱除服服吉服矣何以卒哭後尚有麻不入之士大夫疏又安得曰閔公葬而除喪羣臣卒哭除之且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矣大夫士又於卒哭後始從外來則虞卒哭之祭將誰主之耶此皆其說之不可通者何可為訓

天子

諸侯弁經葛而  
葬案詳九卷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樽原壤登木曰

久矣予之不托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子之卷然  
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  
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卷又作拳從才

反用

訂義註沐浴也木棺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女

手卷然說人辭也

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註

云說人為弗聞也者佯不知已猶止也疏此一節論

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登椁材而言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謂我遭喪母以來日月久矣我不得能寄此木以為者聲於是乎叩木作音口為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曰狸首之斑然者言斷椁材文采似狸之首在喪叩

歌非禮之甚夫子為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從者見

其無禮謂夫子曰彼既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應可

休已不須為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朋友無大故不

相遺棄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

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

故舊之道尚得往來原壤有非禮既是故舊身無殺

父害君之故何以絕之案論語云主忠信毋友不如

己者左傳吳季札譏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原

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為友者論語云無

禮記卷之六

檀弓下

論語堂

友不如己者謂方始為交遊須擇賢友左傳云好善而不能擇人者謂不善之人不可委之以政今原壤是夫子故舊為日已久或平生舊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輒離故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彼註云大故謂惡逆之事弑父害君乃為大故登木之歌未至于此且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互鄉童子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攜獎不簡善惡原壤故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棄本不拘禮節妄為流宕非但敗于名教亦是誤于學者義不

昭文張金吾寫定禮經解

可用其云原壤中庸下愚義質得矣石林葉氏曰孔子責原壤重於夷侯而略于喪歌者夷侯禮之踞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絕之不為過親喪而歌豈止違禮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見不可以教問之則人道絕矣故過而不若不聞者乃所以全故舊之恩此夫子之道忠恕者也方周之末世有妻鼓盆而歌自以為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為禮如子皮琴張者蓋將以矯世未必出其誠心然不可施之於孔子之門此孔子所以有時而抑揚歟清江劉氏曰鄭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為狸首詩非也疑原

壤所歌二句即是其章首存之以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

歸叔譽曰其揚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

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

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

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

然如不出其口所舉所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

交利死不屬其子焉知音智退亦作追勝當音升

訂義註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疏云晉羊舌大夫

夫之孫名肸者案左傳羊舌是邑名晉大夫公族為羊舌大夫也故閔二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為尉羊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大夫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是羊舌大夫之孫也又昭三年左傳叔向與齊晏子語云肸又無子是名肸

作起也陽處父襄公之太傅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

為孤射姑所殺沒終也不顧其君謂久與文公辟難

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

是也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謂之知人者見

其所善於前則知其將來所舉中身也退柔和貌鄉

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呐呐舒小貌管庫之士府

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管鍵

也庫物所藏不交利廉也不屬子潔也疏案左傳僖五年辟驪姬

之難至僖二十四年反國是久與文公辟難也又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

羈細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  
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及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白水是君求利之事也鄉射侯中引之者証中  
為身也故儀禮鄉射記曰鄉侯五十弓弓長六尺謂  
鄉射大射處五十步一步科二寸以為侯中則侯中  
方一丈中謂身也知為大夫士者以經稱家家是大  
夫士之總疏案月令註管籥搏鍵器鍵謂鎖之入內  
者俗謂之鎖酒管以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是管鍵  
為別物而云管鍵對則細別散則疏此一節論趙文  
大同管為鍵而有故云管鍵者

子知人之事知叔譽是叔向者案韓詩外傳云趙文  
子與叔向觀如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也死者如可  
作也吾誰與歸者文子云此處先世大夫死者既衆  
假令生而可作起吾與衆大夫之內而誰最賢可以  
與歸文子至稱也者并猶專也植猶剛也文子言處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處父唯行專植剛強於晉國自招殺害不得終沒其  
身是不能防身遠害以其無知故也故云其知不足  
稱也并者謂并他事以為已有是專權之事故云并  
猶專也云謂剛而專已者剛經中植也文五年甯羸  
從陽處父及温而還其妻問之羸曰夫子剛又文六  
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  
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為將狐射姑卻為佐  
狐射姑恨之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故傳云賈季怨陽  
子之易其班也賈季即狐射姑也賈是采邑季則其  
字也見利至稱也者文子云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

已利祿遂不顧其君詐欲奔去唯求財利無心念君無仁愛之心其仁不足稱也文子稱隨武子之德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今武子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利其君者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者保全父母謀其身不遺其友者凡人謀身多獨善於己遺棄故舊今武子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朋友此二句言武子德行弘廣外內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論范武子之德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晉國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處父舅犯其事顯於春秋故鄭具言之隨武子之事春秋文無指的故鄭

昭文張金五訂定續經解

亦不言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其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己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作記者美文子知人既美隨士會於前知其所舉還如隨會之比又論文子之貌文子身形退然柔和似不勝其衣言形貌之卑退也其發言舒小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謂言語卑下也生不交利者謂文子生存之日不交涉於利是謂不與利交涉也死不屬其子者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

疑義疏文子成室被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趙文子始禮記顯其奢僭者晉為霸主總領諸侯武為晉相光顯威德此乃事勢須然無廢德行之善且仲尼之門尚有些愚參魯管仲相齊亦有三歸反玷亦何怪也

廷華案此記所云乃武之一節可取者若以此槩其生平至舉柴愚參魯為說則不倫甚矣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行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未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經衣齊壞字繆當為膠垂之膠當齊

訂義註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衣衰繆經亡妻為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告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壞經弔服之經時婦好輕細而多服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舅服之昔者以下衍答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父為舅姑同未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使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服之經服其舅非

疏案世本祖公生傍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故云叔孫氏之族喪服婦為舅姑齊衰無衣衰之文故知衣是齊字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云繆請為不膠垂之膠者讀從喪服傳不膠



垂之膠膠謂兩服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吊服環  
經不膠耳云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者以子柳以叔仲  
為氏則非庶人也又春秋叔仲皮等經傳無文則非  
卿大夫也故以為士妻其寔大夫妻為舅姑亦齊衰  
也又子柳請行則行尊于柳則子柳叔也如總衰小  
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喪服傳文云環經吊服之經  
者約周禮目服首服弁經鄭註云弁經者如爵弁而  
素加環經又鄭註雜記云環經者一股所謂纏也  
纏而不可膠是環經不膠也云環經者一好輕細而多此  
者若時不服此服則行與子柳應知總衰為非今子  
柳既受學于父不肯粥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  
其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故也以諸侯之大夫為天  
子之衰據喪服謂總衰也云吊服之經者謂環經既  
以此服服舅 疏此一節論子柳失禮之事叔仲氏也  
故云非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皮是名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雖受父教猶不知  
禮在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其子柳之妻是魯鈍

婦人雖曰魯鈍猶知為姑舅而身著齊衰而首服膠  
也謂絞麻為經叔仲行以告者行是皮之弟子柳之  
叔既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見子柳之妻身著齊衰  
以告子柳汝妻何以著禮之服子柳見時皆爾亦以  
為然以妻以禮遂請於行欲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  
環經衍答子柳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斯此也  
謂如此總衰環經未吾禁也者未無也我著總衰環  
經無人於吾相禁者既無禁明其得著總衰衍告子  
柳如此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經  
成人有其見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

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  
為之衰成或作鄭音丞

訂義註虫疑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

蟬有綏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蛭也綏為

蛭喙長在腹下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

食采地即前犯禾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

為兄制服聞孔子弟子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者聞

孔子弟子子臯其性至孝來為成之宰必當治前不

孝之人恐罪及己故懼之遂制服也成人曰蠶則

績而蟹有匡者成人謂成邑中識禮之人也譏笑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服兄衰仍為設二譬也蠶則績絲則繭蟹有匡者蟹

背殼似匡仍謂蟹背作匡范則冠而蟬有綏者范蜂

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蛭也綏謂蟬喙長在口下

似冠之綏也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者以是合譬也

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

非為蠶設蜂冠無綏而蟬口有綏綏自著蟬非為蜂

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于子臯方為制服

服是子臯為之非為兄施亦如蟹匡蟬綏各不關於

蠶蜂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

禮記卷下

檀弓下

語經堂

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訂義註勉强過禮子春曾子弟子惡乎猶於何也疏  
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  
子坐於牀下者也此其母死五日而不食者禮三日  
其五日過二日曰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强而  
至五日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者自吾  
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强為之更於何處  
用吾之實情乎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暴厓而奚若曰  
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乎然則吾欲暴巫

昭文張金吾宮商定續經解

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  
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  
之徙市不亦可乎

縣音元暴步卜反  
厓烏光反與音餘

訂義註然之言為也奚若何如也厓者面鄉天覲天  
哀而雨之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已猶甚也巫主  
接神亦覲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  
男曰覲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徙市者庶人之喪禮

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

疏所引春秋傳者外傳楚  
語昭王問觀射父絕地通

天之事觀射父對云民之精與不携貳者明神降之  
在男曰覲在女曰巫然案楚語精與不携貳者始得  
為巫在經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與  
不携貳之巫也今徙市是憂戚于旱若居天子諸侯

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疏  
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  
此一節論歲旱變之事賤子云天道遠人道近天則  
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以暴之以求其雨已甚  
也無乃甚疏遠於求雨道理乎言甚疏遠於道理矣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矣  
訂義註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槨中善夫善魯  
人也祔葬當合也疏此一節論魯衛得失魯衛兄弟  
應同周法故並之也離之謂有一物隔二棺之間於  
槨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居處也魯  
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者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槨中無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復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  
善魯之合也長樂陳氏曰衛之俗有存於殷魯之俗  
一之於周殷之所尚者尊尊故凡昭穆之祔於廟者  
離之而不親周之所尚者親親故凡昭穆之祔於廟  
者合之而不尊離之則義合之則仁孔子皆善之此  
亦得備  
一說





九  
頁